

轻掬物华

汤世杰

著



作家出版社

丁得物等

乙未年 乙傑



汤世杰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轻掬物华 / 汤世杰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7. 9
ISBN 978-7-5063-8828-3

I. ①轻… II. ①汤…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58988 号

轻掬物华

作 者: 汤世杰

责任编辑: 翟婧婧

装帧设计: 棱角视觉

肖像摄影: 西 里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290 千

印 张: 25.5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8828-3

定 价: 4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汤世杰

1943年生，湖北宜昌市人。1967年毕业于长沙铁道学院（现中南大学）铁道工程系。现居云南昆明。著有诗集、中短篇小说集、长篇小说、长卷散文、散文集、影视文学剧本、《汤世杰文集》（五卷）等二十余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云南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汤世杰（肖像摄影：西里）

客情浩荡逢乡语，
诗意留连重物华。

——唐·刘禹锡《鱼复江中》

时光浓稠（自序）

时光任性得很，水一般逝去，转瞬便无踪影，看不见摸不着，甚而近于虚无——难怪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之叹！偶然又有一些疑惑，逝去的时光真如一川清水，空无一物么？怕也未必。晨昏间天地悄寂，回望往事，萦怀于心的，尽是一些深藏于心的老友、老人，旧事、旧物。某些看似与“物”无关的回想，也无不沉积、附着在某些“物”上。事情突然变得奇妙起来。细斟，原来时光中隐藏的，尽是一些生命的凭证：一茎细弱藤蔓，抒发着生命不屈的倔强；几纸菲薄素笺，记述着与故人沉甸甸的过往；一团小小老茶，装进千山万水，让人顿生生命易逝的感慨。一个百年澡堂，洗得尽满身尘垢，反让枯萎的意念葳蕤疯长。恰是这样一些旧的人、事、物，让空洞的时光，于瞬间变得可以无误且惬意地触摸，缥缈却亲昵地怀想，百般滋味，也就在那样恣肆的吮咂中，被一丝丝地品尝得分明。一次、两次，时光就那样，渐渐变得浓稠起来。

幼时，冬腊月间，母亲心绪好时，会悄悄用微火慢慢熬一小锅羹。以其时的家境，自也没有什么值钱的大补之物如人参燕窝之类，无非一把糯米小米，几颗红豆黑豆，如有几枚白莲红枣，就很奢侈了。小火慢慢熬它几个时辰，方能熬成一锅半稀半稠的

恰恰好的羹。说临睡前吃一碗，可补补身子，暖暖地睡个好觉！

器无感知，物有生命。且“物”命多长于人寿。数千年历史既是人的历史，也是物的历史。日前见孙机先生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一书序中，说到他写该书的缘起，读来还真叫人揪心：

“有次和一位年青同学闲聊，谈起这方面。他说，我看古代没有什么不得了的，四大发明不就是放了个炮仗造了张纸吗？听到这话不禁心底一震。中国古代的物质文化成就是我们这个东方大国五千年辉煌历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基本国情；本应成为常识，本宜家喻户晓。对这位青年而言，无论用大专著或小册子替他补补课，似乎都是必要的。”孙机先生所说的那些“物”，包括：农业与膳食，酒、茶、糖、烟，纺织与服装，建筑与家具，交通工具，冶金，玉器、漆器、瓷器，文具、印刷、乐器，武备，科学技术等十大类，读来兴味盎然，倒暗合了我心中不限于自然宝物的“物华”，亦应了陆游《小园新晴》那句诗：“物华心赏元无尽，剩住人间作地仙。”张道洽那首《岭梅》吟得更是透彻：“到处皆诗境，随时有物华。应酬都不暇，一岭是梅花。”

一时兴起，将孙机先生的序文发上微信朋友圈。老友黄尧兄见了说：

——反面的是“新物质主义”。我没有准确定义，对科技改变世界充满惊喜。但对卖肾买手机则不敢赞许。窃以为年轻朋友放如此大话，是几十年教育败坏，愈败愈坏造成的，权最威最值最大最牛已入骨髓，师表几人不跪伏？朱子大议“格物”之时，宋明时代中国已称世界第一。却将“格物致知”作为教育方向根本。中国物质主义根髓在追索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如果世人只喜欢“钱”，不妨请读古钱币的书。但以我的猜度：他

们是不会去读的。

由是我想，无论对中国古代物质文明的虚无主义，或者当下物欲泛滥的“新物质主义”，都是对“物”的否定，是对“物”的生命的无视。今人之不信古之有“物”，或只信当下物欲泛滥之唯“物”，都是在割裂“物”与人、与文化、与精神的关系！多年来，身处民族众多的云南，我是相信“物”中有灵，甚至万物有灵的。心中有了那样一些“物”，时光就不再是一汪寡淡的清水，倒是一碗浓浓的、有补于人身心的羹了——当然，你得慢慢地“熬”，直到熬出一碗浓稠的时光之羹——在一个什么都可以轻易被砸烂被拆除被毁弃的年代，有没有一碗那样的羹，身心会大不一样——母亲已往生多年，那碗羹须得自己慢慢地熬。

目 录

时光浓稠（自序） / 1

许心以石 / 1

夫子笔墨 / 12

那些盈溢着生命液汁的山川 / 17

古瓶上的手之舞 / 23

献生古意 / 42

画室里的河流 / 49

残损的温婉我见犹怜 / 77

在或不在红尘中 / 87

梁思成林徽因的昆明客厅 / 91

洞穴里的博尔赫斯 / 100

小书店的微温 / 107

诗意的蝉 / 110

如果悲伤能够熄灭 / 114

“就愿意挨着诗歌” / 119
艺术花园里的秘密小径 / 122
锦瑟无端 / 128
纸寿千岁 / 133
斑斓的匍匐 / 137
为一袭老筒裙作序 / 141

昆明的性感 / 145
恒河生死 / 148
欧罗巴落日 / 160
十个布加勒斯特 / 164
喜马拉雅日出 / 183
泰姬陵沉思 / 187
高黎贡“油”画 / 194
章朗光影 / 199
蒲坑老茶里的山山水水 / 203
滇藏路上 / 206
重访高昌故城 / 213
捣衣的和顺 / 216
撒满杜鹃花瓣的小道 / 220
隧道里的风 / 223
没有地址的火车站 / 247
番石榴的酸酸甜甜 / 270

循香而去 / 297
黑陶罐里的素汤 / 301
江边年事 / 305
百年澡堂 / 308
秋日的汤色 / 312
无名普洱 / 314
蔓与缠绕 / 317
相隔不吟秋千索 / 344

书生清澈 / 356
在红场闲逛 / 361
勃兰登堡门旁的老式马车 / 370
那座桥就站在那里 / 374
罗梭江畔的青苔殊胜 / 381
抚仙湖的上善之水 / 390

许心以石

1

美国诗人杰克·吉尔伯特那两句诗写得真好：

寂静如此完整，他能听见
自己内心的低语。

读诗得有心境。恰好那会儿，我正沉浸在“完整”的寂静之中。

生命中总有些原以为无须挂心的琐屑时光，或几近忘却的零碎杂物，会在突然间触动生命的隐秘之弦，瞬时便有天籁般的乐音徜徉于心，或亦回响于世，让人听到世界亦听到自己。有时是一抹云、一块泥土、一朵花、一棵草、一幅字、一幅画，或不知何时夹在旧书里的一张发黄纸片，潦草到无法辨认的字迹，写着梦呓般的，连自己都看不懂的话……

而我那时面对的，却是黄尧刻的一方篆印，静静地置于一锦盒之中。

凝睇，摩挲，放进，取出，放进……如此往复。印石宁静无

言，我亦沉默无语；有时它好像在诉说，而我在倾听。

——真难为了那段时光，幸好还有《寂静如此完整》（柳向阳译）那首诗。

2

黄尧未必读到过那首诗，但他肯定领略过石头暗含的那种完整的寂静。我能读到还真是幸运。寂静如此完整。完整到没有空隙，让人去回味去思考，只是凭着一点记忆，想着一些事，关于石头，关于印。

面对一块无言的石头，我们是不是总能听见“自己内心的低语”？

人有人的前世今生。印或也如此。

一方印，至少它的前世，无非一块石头。

国人爱石。欧洲甚至印度总拿石头盖房子，想想真是粗放到潇洒，中国则风雅性情得多，雕对石狮立于家门，做成巧石供于园林或案头，甚至刻成小小印章随身修行，艺术得要命，且总与生命相随。陆游那句“花如解语还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的慨叹，对石头情结算是注释得到家了。看来放翁不只是一味地“放”，也可收，该豪放时豪放该婉约时婉约，一旦看清花团锦簇背后的荒疏世相，姹紫嫣红之中的萧瑟人情，营营攘攘中对功名利禄的拼死追逐，甚至海誓山盟的虚幻缥缈，便转而钟情于石头的宁静与恒久。以石为友，许心以石，当是最佳选择。

然真堪与铮铮金石相配相知者，惟魏晋之士。印信虽非源自魏晋，可依木心之见，雄汉盛唐，诗赋万千，多大而无“我”，连私梦都任“王师”盘踞；李白韩愈，尽自了得，却难与竹林中人论气节、比风骨；六朝五代尽管烟霞满眼，却无奈凄草衰绿，

气息细微；再往后，骨头都软了。回想起来，倒惟有魏晋侠士，掷地有金石声。

而侠士与金石，都难免孤独。

一方印，一个篆印者，想必正是那样，孤独而又桀骜。他的世界，或只两手双眼，一块石头，几把刻刀，却似小犹大，正好抒我浩然之气。小小一块石头，亦藏有几百上千个世纪。当其时也，一切皆不在眼前。檐间窗外，天地任阴晴，日月自起落，风雨时聚散。一盏射灯斜照，如炬光耀眼。尽管“寂静如此完整”，与一方印石的对话，无声却酣畅淋漓，不惟从头至尾都充满挑战，且有以一瞬阅尽亿载的快感。石质坚韧，刻刀锋利，二者相遇，滋滋之声可闻，细微火光虽难见，灵魂却必有闪烁。刻刀或缓进或冲伏，皆不可犹疑。补刀乃常见之事，只是难，稍有不匀，便叫人慨然长叹，怅然若失。至于印石于刻刀下一次小小的崩裂，则更是耻辱，甚至灾难，可致前功尽弃。

——我就那样，天马行空般，想象着黄尧如何刻制那枚印章：孤独，寂寞，却心绪浩茫，如拥千军。人虽陷入沉静，若依菩提，思却穿越古今，顷接千载。那该是桂子飘香的季节，我住的院子，不时有幽香随风潜入，逗人去寻那些桂花树。很难想象，他怎么就能心静如莲，仅凭双手与刻刀，将一枚无生命的石头，制成一方意蕴深藏的印章，赋予它鲜活灵动而又执拗的生命。那样的镂刻显然不易，却有趣，简单，而又纷繁。以我粗浅的揣测，也必是选石在前，嘱意在后，继而磨石布章，择字打稿，临字上石，精镂细刻，终于刀石相触，石屑纷飞，直至字形初具，印面草成，然后……然后……再至刻制边款，钐制印蜕，入盒安卧，如初生婴儿……每一环节，分分秒秒，都可圈可点。

思及此，瞬即便遁入玄虚——何以恰恰是他，得到那方石材？又何以正好是我，得以接受那方石印？思来想去，有时像明

白了，有时又陷入迷茫，惟任命运二字，在眼前如山耸立。或许，一方印，牵连的不仅是以一块石头、三五个篆字、几天时间与精力造就的一个艺术品，甚至也不仅是一块石头的前世今生，而是治印者与受印者凝结于方才之间的整个人生？

原先，我全然不知黄尧能治印，尽管早就知晓他写得一手好字。然书写与治印，毕竟是两码事。由是，拿到那方印，既欢喜，又惊愕——所谓惊喜，大抵如此。当今世上能治印者多矣，然友人所治所赠，则于精美之外，多了一份至义浓情，大不同。

说起来，古人称印为信，故曰印信。印信的赠送传递，正是古人以印为据，传承文脉交流友情文趣的凭信。这么一想，那一方以鲜亮的朱砂红钤在文稿上的印文，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落款甚至装饰了。

3

江湖有云：朋友并非先来或相识最久之人，乃生命中自打来后再也没走之人。黄尧君于我，正是那样的人。相识恍惚已三十载，虽未敢自称挚友，倒是心相通、性相近，聊天谋事，常多共识。早年居同一小院，晨昏可见，冷暖相知，后虽相继搬离闹市，远隔尘嚣，好在相距非远，仍如邻里。多年来亦未常有走动，却偶有事，必相帮，甚多侠义，让人心热。记忆，在心灵的绳子上打过许多结。那些事说来悠远，怕有几箩筐，需一个结一个结地解，暂不说，只说这方印。

世人所知，黄尧乃是作家，对，又不全对。对在有作品多种，文名远播。先以报告文学《生命的近似值》名世，后凡长、中、短篇皆工，如《女山》，如《荒火》，如《江心岛》；而一部人类文化学专著《生命的原义》，成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二十

万字，专论民族生命形态，旁征博引，尽显功力；又时有散文随笔面世，语涉中外，事关古今，意态斑驳，文风隽永，有趣，好读。偶尔甚或涉足影视，甚至为政论片撰稿，纵横捭阖，让人惊诧。足见他作为作家之纯粹，思绪之丰沛。不对者在，君之所好非仅止文学、文字。不说抱负宏远、学养厚足，仅涉世之深广，诸般坎坷、万般折磨，所炼成他性格中之聪慧与坚忍，亦堪称道；且断人谋事，常有创见；谊结四方，仕人庶子，皆有人脉。初交者多以为他太过严谨，难得亲近，其实君之豁达随意，风趣多谐，却少有人知。至于为文之外的兴趣雅好，就更非世所多闻了——包括我。

说来还是去秋，友人王必胜打京城来，告时间仓促，当天到，次日便返，连邀请方的晚宴也懒得去，宁可吃碗面条，留出时间见朋友。如是，当晚便邀黄尧前往一会。必胜事先便说灯红酒绿处一概不去，想想便去一朋友处小聚。朋友一套二百余平方米的套房似同雅集，五六个厅室皆陈设别致，满目书画雅玩，看上去古色古香，却又真假莫辨。进门那厅甚大，宽、阔皆近数丈，中置一长四米、宽二米、厚近二十厘米之大板为案，据云产自非洲，辉煌富丽。背墙中部设有主座，我们三人皆与主人相向而坐。主人倒是殷情，虽不至如东坡先生所谓“客至汲泉烹茶”，倒也恭候多时。既进，立马让座，沏茶，一一亲为，不让人插手。言谈间涉及屋内陈设，主人再三询问布置如何，料想无非想得到一点夸奖。必胜无语，我对此也全然外行，黄尧稍作沉吟道：陈设倒是好，只是你那张座椅稍觉欠妥。主人惊问是哪里不对，黄尧道：既是中式陈设，倘主、客座椅为同一样式也罢，现在的主座，倒是一把灯挂椅，按旧例至少也该是一把圈椅。主人不解，问何为灯挂椅？黄尧道：灯挂椅是旧时分列于主人两旁的下属座位，椅背两边各伸出些许，多成对或与方桌配套使用，拆